

1613 镇平文史资料

镇平文史

资料

ZHENPINGWENSHI

文史资料镇平

镇平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
河南省镇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镇平

镇平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镇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封面题字：张绍华

封面设计：张绍华

镇平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河南省镇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镇平县印刷厂印刷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工本费：2.50元

前 言

正当全国各族人民学习 贯彻 党的十四大精神，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的胜利 的 时候，《镇平文史资料》第十辑和大家见面了。

本辑主要编选了近百年来发生在镇平的较有影响的事件和人物的资料，如《镇平解放前后一些斗争情况的回忆》、《镇平民团的创建与覆灭》、《彭沈元》、《我所了解的四时行经理赵子奉》等，并特别注意到镇平近代史上经济领域中的一些情况，如《我在上海推销二·六长绸》、《打铁匠走上富裕路》、《马元兴“隆记”字号史话》等，意在让读者更多的了解解

放前镇平的社会面貌和历史状况，并为发展和
振兴我县经济提供一些借鉴，从中受到启发。

由于我们掌握的材料有限，加上编辑人员
水平不高，其中难免有错讹之处，敬希各界知
情友好多提宝贵意见。

政协镇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2年11月15日

目 录

一、人 物

彭沈元传.....	王文珍 (1)
孔从洲在镇平.....	杨云甫 王清芳 (8)
危拱之同志在镇平.....	刘学田 (12)
贾毅民与日本“花岗暴动”.....	刘学田 (17)
刘峙在镇平.....	李鸿春 (24)
我所了解的四时行经理赵子奉.....	李长德 (28)
我所认识的中医梁琴声先生.....	吴国琳 (38)
王天赐被捕的前后.....	柴金铭 (41)
“植树专员”雷二老.....	姜力中 (45)
镇平体坛四大名将.....	刘颖旻 (47)

二、政 治

对镇平解放前后一些斗争的回忆.....	王冕南 (53)
“红枪会”攻打镇平县城的前后.....	杨成章 (68)

三、经 济

我在上海推销 2 · 6 长绸的经过.....	吕金典 (72)
镇平县“工合”的经历.....	刘丙坤 (75)

- 马元兴“隆记”字号史话……………王维舟(78)
- 豫西名珠——新民市……………冀志明 杨树礼(84)
- 打铁匠走上了富裕路……………裴义三(89)

四、教 育

- 行建中学的回忆……………丁保福 马宏宾(94)
- 镇平乙种蚕桑学校始末记……………袁子健(97)

五、社 会

- 镇平古刹菩提寺……………王德庆(99)
- 镇平历史上的“呼冤案”
……………胡会云 刘长青(104)
- 下河村农民反抗蒋军暴行纪实……………李长德(111)

六、军 事

- 镇平民团的创建与覆灭……………常庆三(114)
- 廿一补训处新兵营生活……………吕金典(126)
- 1945年美国飞机在我县上空战斗坠落纪实
……………丁保福(129)

彭 沈 元 传

王 文 珍

彭沈元，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人。1930年1月1日出生在开封市。父亲彭禹廷，又名彭锡田，是中国现代史上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早年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任过职，后在镇平一带从事自治工作，是宛西十三县地方自治的倡导人之一。于1933年3月25日被暗杀。母亲沈若愚，又名沈德熙，曾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曾任幼儿园主任，小学校长。于1959年病故于开封。

彭沈元很小就在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不满五岁就进入开封省会一小读书。1938年底，因避日寇，省会一小从开封迁往镇平。改为省立十二小学。其母为该校校长。彭沈元随父母到镇平，继续上学，于1939年小学毕业。同年考取了迁到内乡夏馆的开封初中。当时不满十岁的沈元，在远离家乡，条件极差又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得了多种疾病，被迫休学。1940年复学，继续在该校读了二年初中。1942年秋天考取了当时设在内乡张集的南阳高中，年少的他，在这里第一次看到学生罢课，开始领悟到学生团结起来的力量。1943年转入设在内乡夏馆的开封高中就读。入学后他听说：国民党反动派不久前曾在该校进行过大逮捕，一些共产党员和所谓嫌疑分子，被国民党的伏牛山战

时工作团抓去，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使他受到很大震动，对受害者非常同情。1945年，日寇侵占豫西，开封高中迁陕西，彭沈元休学，随其母所在小学的老师们跑到镇平北面的大山里避难，心中播下了对侵略者仇恨的种子。日寇投降后，彭沈元随母回到开封，在迁回的高中复学，1946年夏天，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后，彭沈元即和几个同学一道去上海投考大学。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他一个人竟考取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辅仁大学等五所大学。回家与母亲商量后，选择了武汉大学经济系。

1946年9月，彭沈元赴武大求学。在第一年里，他埋头读书，成绩名列全系第一，获得了当时中央教育部颁发的奖学金。

1947年，武汉大学发生了“六一”惨案。出于正义感，彭沈元和同学们一道冲向伪军警，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反动军警向手无寸铁的同学开枪，同学王志德中弹，鲜血染红了伏在他身边的彭沈元的半边身子。从此，他受到一次血的教育，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和残暴。

1947年8月，彭沈元参加了进步社团晓原社（人间社），1948年7、8月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学工组。1949年1月，由胡连城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即任武汉大学法学院党支部委员，不久任支部书记。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他认真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及其它进步书籍，并积极地参加了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为配合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迎接武汉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后，中共中央华中局规定，地下党员候补期为半年，彭沈元补办了转正手续。

1950年3月到1951年8月任武汉大学党总支副书记兼团委书记。即将大学毕业的彭沈元，服从党的需要，毅然放弃学业，脱产成为一名党的工作者。这期间，他为团结广大师生员工，稳定解放初期的学校局势，培养建设人才，发展党的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51年8月，组织派他到中共中央中南局党校学习后，于1952年1月调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工作。1953年1月，带职下放到武汉冶电业局汉口第五发电厂任党总支书记。该厂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老企业，情况复杂，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关系着城市命脉。为了搞好工作，彭沈元吃、住在厂，努力工作，交了很多工人朋友，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954年10月，彭沈元从第五发电厂调回市委组织部，任组织指导处副处长，1956年2月，提为处长。在市委组织部一直工作到1965年。在这期间，他始终身先士卒，带领全处同志蹲点，驻点，调查研究，解剖麻雀，以点带面，在党的建设，党员教育，党员干部的培养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1956年4月14日，彭沈元结婚。为了集中精力从事革命工作，他26周岁才开始谈恋爱，并且很快，很简单地办理了婚事。没有请一天婚假，没有举行婚礼，没有请客，只是利用一个星期六晚上请双方同事好友到新房来凑凑热闹。等客人走后，他还去办公室赶写一个材料，直至深夜才入“洞房”，妻子王文珍，也是一位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对他很理解，很支持。所以，他结婚后从不为家事操心，仍

然一心扑在工作上。

1965年7月，彭沈元在参加武汉国营第六棉纺织厂的“四清”运动后，被留了下来，担任该厂的代理党委书记。他经常深入车间参加劳动，经常走家串户，问寒问暖，与群众关系非常密切，工人们对他无话不说。他政策水平高，看问题全面，在干部和工人中威信很高。正当该厂工作节节上升之时，十年浩劫开始了。彭沈元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揪小斗不下百次，腰部被打后尿血得不到治疗和休息，日夜顶班干体力劳动，吃了不少苦头。但他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原则，竭力保护干部，关心同志，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气节和高尚情操，赢得了该厂干部和工人的敬佩。

1970年初，厂里宣布彭沈元“解放”，被主管局调至郊区东西湖堤外东风院，任市属12个局和大单位农场的领导小组副组长兼一轻局和国棉六厂农场的场长。1972年年初调回局里工作。

1973年3月，彭沈元被调到市委办公室调研处任处长，1977年被提为办公室副主任，仍分管调研工作。这期间，他更注重政治理论、方针、政策的学习，勤思善谋，作风深入扎实，是领导的好参谋和得力助手。1978年，他去武汉重型机床厂蹲点。当时，该厂文革遗留问题很多，矛盾重重，是个谁也不愿去的老大难单位。他去后，冒着酷暑，住在厂里，耐心细致地做党委成员和派组织头头的思想工作，解决了不少棘手问题。在抓调研工作的几年里，他仍然是对自己要求严，对工作抓得紧。不仅率先执笔写材

料，而且在任务紧急时，还坐阵印刷厂，亲自搞校对。这种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带出了调研处的好作风，培养了不少人才。

1980年2月，彭沈元被提为市委副秘书长，1981年6月兼任市委机械工业局党委书记。当时机械行业生产不景气，领导班子亟待调整和加强，困难、问题重重。他去后，很少坐办公室，星期天和节假日也难得休息一下，经常骑自行车和乘公共汽车跑工厂。由于他以身作则，诚恳、坦率、无私，从党的原则出发，以改革开放的精神，选拔了干部，调整和充实了领导班子，团结和带领一班人苦干实干，使该局工作很快有了转机。

1982年11月，彭沈元在中共武汉市第六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委委员，接着在中共武汉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委员、市委书记。1983年12月，被选为中共湖北省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中共武汉市第六届代表大会，是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后不久召开的，当时我们党和国家正面临着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新的历史时期，任务伟大而艰巨。彭沈元担任市委书记后，深感责任重大，决心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更加忘我地工作，刻苦地学习，努力贯彻执行党的大政方针，不畏艰险，勇于改革，带领全市各级党的组织开展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两个文明建设，全面整党等工作。他面对矛盾，迎难而上，狠抓落实，亲自帮助下面解决困难和问题，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良好的民主作风，十分注意维护党的团结，敢于实事求是，勇于坚持真理。他公道正派，廉洁奉公，一

身正气，两袖清风。他正确对待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处处以身作则，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职位变了，但他仍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不让给他配秘书，他说：“我就是干具体事出身的，自己动手更有利于工作。”就这样，听汇报，自己作记录；文件及重要群众来信，自己审阅批示；材料、讲稿，自己起草或修改。仍然抽时间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所以他讲话、作报告，言之有物，大家爱听。他仍然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仍然是在食堂吃饭，和大家一样排队。所不同的是，工作时间比别人更长，工作量更大。他总是早上班，晚下班，中午也不休息，晚上还去加班，节假日和星期天几乎没有休息过。他平易近人，诚恳待人，关心和爱护同志，他善于接近和了解群众，并以满腔热情关心人民疾苦，常常为素不相识的来信来访的人民群众解决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又应该解决的问题、生活困难等具体问题，使人民群众对党的关怀感激不已，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但是，他唯独忘记了自己。1975年10月，彭沈元被确诊患有先天性双侧多囊肾，医生晓以厉害，嘱其休息，可他毫不在意，仍然全力投入工作。十年浩劫身体又受损伤，以致1984年3月旧病复发，大量尿血，被迫住院治疗。同年6月，稍有好转，他不顾医生劝阻，坚决要求出院。出院后，他立刻投入整党、调整领导班子等紧张而繁重的工作。他与妻子谈心时说：“我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党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现在正是我们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培养接班人，完成新老交替的过渡。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我少活几年没有关系。”他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直坚持带病工作，拖到病危才被迫再进医院。在组织的关心和医院的努力下，他先后作了肾血液透析、肾切除、肾移植手术，他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作斗争，几次死而复生。只要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坚持看文件，听汇报，找干部谈心，做思想工作。他时刻关心着市里的工作，关心着改革开放，关心着接班人的成长。可以说，彭沈元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献给了党的事业，为武汉市的改革、振兴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优秀的党的工作者，忠诚的人民公仆。

1988年2月22日，重病终于夺走了彭沈元的生命，终年58岁。

供稿人王文珍系彭沈元之妻。

孔从洲在镇平

杨云甫 王清芳

编者按：

孔从洲同志，系陕西省西安人，1926年参加北伐，1936年参加西安事变。曾任三十八军副军长等职。1946年5月率部起义，同年加入中共，历任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军长、豫西军区副司令员、郑州警备司令员、二野特种兵纵队副司令员、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高级炮校校长、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炮兵司令员。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孔从洲在镇平的一些情况。

孔从洲，陕西省坝桥人，中共地下党员。18岁时，投军于西北军杨虎城部。“西安事变”时，任杨虎城部38军55师师长，负责西安市的警备工作。“西安事变”后，升任38军军长。抗战初期，他与刘伯承元帅有联系，在往来信件中，被国民党特务察觉，被蒋介石夺去兵权，由军长降为副军长，并派兵袭击其部。1946年4月，孔从洲在河南巩县宣布起义，受到国民党部的围攻堵截。孔从洲将军带出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并派警卫员潘富贵去登封了解部队失散情况；派团长杨健赴陕西商县联系归部，

以图再举。并告诉他们联系的地点是镇平县魏营村孔令敏家。

孔令敏是孔从洲的随行副官，因病在家，该村有不少人曾在55师当兵，抗战胜利后，复原回家，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一天下午，孔从洲同他的卫士王德义沿南坪公路进入镇平境内，向群众了解了去魏营的路径，天快黑时，他们在魏营东北路边的一块麦地里休息，准备天黑后进村。这时，一个割草的聋哑人向他们走来，一见孔从洲，就把大拇指伸起来（意思是大人物）后，这个聋哑人回村告诉了孔令敏的哥哥孔令铎。孔令铎身背草筐，手拿镰刀，同聋哑人一起来见孔从洲。天黑后，把他们接到家中。

孔令敏的母亲本份贤良，烧茶做饭，热情接待。并准备用簿隔半间房子，让他们常期住。孔从洲说：“看看形势再说”。于是，孔母就把他们安排在西屋上房北头的一间房子里，恐使人窥见，走露消息，门前用一个破柜子当作屏障。从此，孔母白天把他们锁在屋内，晚上让他们出外活动，其间，他们曾几次到孔令铎岳父家——孔营朱家去探听消息。

光阴荏苒，不觉月余天，在此期间，南阳育宾中学的地下党员丁云霄曾化装成“掌鞋匠”、“钉锅”的商贩在魏营掩护孔从洲的安全。尽管孔令敏的家人防范严密，还是被本村大地主魏子芬的家人发现。魏子芬想邀功请赏，向镇平民团司令王金声告密。王金声却说：“这些年头，不强谁占谁的光，还是少管闲事”。魏子芬就转变了态度，让他的父亲去到孔家，向孔令敏母亲提出想见见孔从洲。于是，孔母向

孔从洲说知，孔从洲经过半天时间考虑，索性与魏见面。一天，魏子芬的父亲去到孔家，见到了孔从洲，谈话中，魏说：“南阳贴有悬赏捉拿你的布告和画像”、又说：“他的儿子在别廷芳民团任团长，这个团兵力强，有什么事尽管放心”。表示愿以全家性命财产担保孔从洲的安全。

姓魏的走后，孔从洲试探孔令铎说：“你若想发财，就快报案，可奖赏你两万块钱元。”孔令铎说：“我弟跟你当副官，你有恩于他，咱们又是一个孔子掰不开，我怎能那样干呢！”接着，在55军当兵回来的孔令有也跑来透信说：“巩县也有捉拿孔从洲的画像……”。

上述情况，引起了孔从洲的警觉。他一面让卫士王德义去邯郸向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汇报，一面要孔母设法换个地方，马上离开这里。孔母感到事关重大，一时想不出合适地点，急得哭出声来。后，孔母对孔从洲说：“令敏父亲与菩提寺的主持要好，这个寺院很大，可到那里暂避风险。”就在当天晚上，孔从洲与孔令铎一起转移到菩提寺。孔令铎对老和尚说：“这是个远方亲戚，因神衰弱、睡不着觉，心脏也不好，需要找个地方静养。”“老和尚”把他们安排到后山离寺院约5里的一个大竹林里住。这时，警卫员潘富贵已从登封回来，赴商县的杨健也派人送钱来。

孔从洲进山后，马上派孔令铎去邓县联系。因55师补编时有一部分新兵是邓县人，抗战胜利后，复原回家，有一定基础，准备在万不得已时，去邓县隐蔽。

孔从洲在山期间，警卫员潘富贵总是在头天晚上从寺院送第二天一天的饭。除了休息，二人就在树林里闲转。一天下午，他们从树林里钻出来，刚爬上山顶，忽然看见远处来了